



陶韵中的心灵归处

■ 李 誉

我们前往彭泽县采风的途中，众人皆不由自主第一时间提及陶令。随之感叹此地着实福泽深厚，历史上曾有陶渊明与狄仁杰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县令，使得彭泽的人文历史底蕴悠远绵长。

时已至冬季小雪节气，早已过了踏花觅径的时节。同行的一位女作家在杂草丛里，惊喜地采得一大束野菊花。那花瓣细小而纤薄，于风中轻轻摇曳。它虽生长于寒冬荒野，无春花之娇艳、夏花之绚烂，却透着一种超脱世俗的清新与高洁。女作家悉心整理着菊花上的枯枝叶，动作轻柔专注，仿佛拂去一件古老艺术品上的尘埃。

在1600多年前那个菊黄枫红的清晨，薄雾氤氲，彭泽县衙外几束菊花傲然挺立，散发着幽独的清香。陶渊明缓缓走近，采下这最纯净的礼物馈赠自己，他轻轻捧于胸前，回望身后的青砖灰瓦，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决绝。他毫无遗憾与留恋，手中花儿的芬芳，即将伴随他踏上归隐之路，去追寻内心深处自由与安宁。“舟遥遥以轻颺，风飘飘而吹衣。”告别那樊笼般的官场，是何等的洒脱与快意？

彭泽的旧土，仿佛依旧留存着他的气息，昔日的县衙，或许仍回荡着他的足音。“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他于官场泥沼只浅浅涉足，高洁的品性容不得丝毫玷污，仿若脚丫被火灼伤般，迅速从官场抽离。他将那顶乌纱帽如飞盘般潇洒抛出，身后只留下一群瞠目结舌的官场同僚，只因回归田园，才是他身心的归宿、灵魂的净土。

十年前，我曾翻阅吴国富先生所著《陶渊明寻阳觅踪》，书中竭力穿越千年时光，探寻这位隐逸诗人的踪迹。然而，即便这般详尽的考究，亦未能全然揭开陶渊明生平的重重迷雾——他究竟生于何地？又于何处安身立命？他笔下的桃花源、园田居、南村，是否真真切切存在于现实的某个角落？陶渊明的隐逸之态仿若被南山的云雾所笼罩，朦胧而神秘莫测。

如今，以当代的流行语而言，陶渊明堪称文化的“超级IP”，他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标识，更是一股能够深深触动人心、激发地方文化认同感的凝聚力。人们总是热衷于围绕陶渊明的归属与活动轨迹展开争论，言之凿凿地证实与这位历史名人的某些关联，人人皆试图以自己的理解，拼凑出伟大诗人的完整形象。或因他曾居留于此，或因同姓同宗的古老渊源，各地文人皆努力将其与桑梓相联结。所幸历来对于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这一基本史实颇为尊重，否则真不知会有多少“异军突起”的纷争。当然，这般争论绝非无端的口舌之辩，实乃源自心灵深处对文化瑰宝的尊崇与追根溯源的志趣，皆欲将地域文化的扁舟，系于名人精神的高岸。从某种意义上讲，此般热忱，是文化自信在地域版图上的深情描绘，是对民族文化血脉的虔诚守护。

实则，相较于探究陶渊明的生平细枝末节，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从他的诗作中汲取精神滋养。恰似苏轼，他和了陶渊明124首诗，以自己的笔触与陶渊明对话，传承那份诗意与哲思。

前两年，受苏轼和陶诗的触动，我亦尝试附庸风雅，对陶渊明的诗歌予以模仿唱和，以每周一首的进度开启一段特殊的写作历程。如今，已积攒了117首，这些和诗虽写得粗陋浅薄，可每当重新翻阅，心中总会泛起别样的涟漪。在当今社会，我们的内心时常被诸多事物搅扰，过度的欲望与无谓的攀比，令自身迷失于功名利禄之中，不得安宁。而陶渊明的诗，仿若一泓澄澈清泉，能穿透层层喧嚣，直抵心底深处，使浮躁的心瞬间沉静，给予心灵以慰藉，处处透露出于质朴简约生活里探寻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真谛。

回归田园的陶渊明，并未被清苦的生活所击垮，而是以乐观笔触描绘出一幅田园的生活画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他“种豆南山下”，每一滴汗水皆润泽着希望的种子，他“晨兴理荒秽”，虽有“草盛豆苗稀”的无奈，然这位初涉农事的农夫却毫无抱怨与沮丧，在“带月荷锄归”中，尽享与自然相伴的充实与满足。

他的田园，绝非仅仅是几亩薄地，更是精神的栖息之所。于“悠然见南山”的刹那，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动人画面。他与乡邻相伴，共度田园时光，“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劳作之余，与乡邻围坐于简陋的屋檐之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众人或因一句妙言而开怀大笑，或因一处疑问而热烈争辩，毫无心机与算计，唯有真挚的思想交融，这般质朴的邻里情谊，不正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所缺失且渴慕的吗？

我们身处繁华喧嚣的都市，仿若置身于水泥构筑的森林，每日在其间匆忙奔走，心灵被无尽的疲惫与浮躁悄然侵蚀。我们看似拥有很多，物质的充裕、

信息的海量，在这看似充实的表象之下，实则遗失了更为珍贵的东西。

再看今日社交层面，微信、抖音等线上平台，好友列表动辄数百乃至上千，然如此广泛的人脉群体，究竟有几人能真正走入内心？过度在线上交流，致使人们于现实中面对面沟通时，反而言辞变得生硬干涩，眼神里满是疏离与拘谨。人们渐渐习惯了隔着屏幕的传递，忽略了身边那些至为重要的家人与挚友。往昔温馨的家庭聚会，被手机的冷光所鸠占。网络信息如汹涌浪潮般将我们吞没，过载的信息带来的并非智慧的增长，而是在信息的漩涡中失去了判断，焦虑如影随形。

而遥想千年前的陶渊明，他身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悠然之境，于尘世纷扰中开辟出一方心灵的净土。他的社交圈简洁纯粹，三两知心好友，便已足矣，他们或于庭院之中，品茗赏花，谈诗论文；或于田间小径，漫步闲聊，共赏自然之美。彼此心意相通，毫无猜忌与算计，唯有纯粹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

我仿若能窥见陶渊明躬耕的身影，那身影于岁月的长河中被不断放大，化作一种永恒的姿态。他的田园生活，虽有“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困苦，却始终弥漫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与惬意。他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发掘美好，以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世界。这般境界，乃是历经尘世喧嚣后的回归，是对自然与人性最为纯粹的洞悉。

我们在追寻陶渊明的足迹之际，亦是在追寻一种失落的精神家园。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与高压，令我们逐渐迷失自我，忘却了生活原本可以这般简单而美好。而陶渊明的诗与他的生活方式，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被尘封的角落。在那里，我们渴盼着一份宁静，一份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由。

作家走基层的彭泽之行，不单是一次对历史文化的探寻之旅，更是一次心灵的涤荡之旅。我们心中皆怀揣着一份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质朴纯真的眷恋。或许，我们难以如陶渊明那般彻底归隐田园，但我们能够在内心深处留存一份田园的静谧，于忙碌的生活中，偶尔停歇脚步，聆听内心的呼唤，感受自然的美妙，重拾那份被遗忘的生命本真。

令，仿佛正从他的县衙里走出来。他那傲然风骨的身影，一脸含笑的长者和蔼，飘飘风舞的鬓发长髯，跨越千年的时空隧道，在庭院的树荫下，在小桥的流水前，在长廊的石道上，在书房的案台边，和我们这些后来者交谈甚欢。谈世事之多变，说古今之更迭，议时政之诡异，聊田亩之稀疏；论文人傲骨，声如铜鼎之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岂肯向乡里小儿？夸桃花源里，自然美景如画；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我们有幸和先贤陶渊明跨时空对话，透过精妙的诗文诵读，领略神奇的意境之美；我们有幸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和古代诗人神交，站立于长江南岸的同一个地点，欣赏故国山河旧貌换新颜的奇妙。

(四)

和五柳书院面对面的建筑，是高六层的狄公楼，相隔两百多年，两个县令如今各居一隅。

在狄公楼的一楼居中位置，端坐着狄仁杰的红铜塑像，头戴官帽，身着朝服，手捻长髯，双目凝神；他身后的背景是江山社稷，辽阔版图；他目视所及是苍生百姓，丰衣足食。他胸中装的是大唐盛世，国泰民安；他思考的是辅佐朝廷，广施仁政。他一生经历曲折多变，多次遭人陷害，险遭处死；他几次被贬，从朝廷重臣降为小小县令。

692年8月，酷暑炎天，地如火炉，狄仁杰由朝廷副相，贬为彭泽县令。弃船登岸之时，狄仁杰年逾六旬，满头白发苍苍。他脚蹬草鞋，身穿布衣，足迹遍及彭泽乡村。他大兴调查之风，访问困难农户，见民不聊生，庄稼颗粒无收，遂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当地赋税；百姓喧喧，群然告歉，将何活路，乞免民租！

访贫问苦，方知民生不易；与民同心，才能主政一方。狄仁杰任彭泽县令四年，勤政操劳，判案神速，为民请命，清正廉明。离开朝廷的四年，他不忘初心，坚守信念，刚正耿直，不畏权贵，终得重新回京拜宰相。

狄仁杰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必有口碑。或为复州刺史，或为洛州司马，及官至宰相，又降至县令。无论身处何地，一生无怨无悔，知人善任，举荐良臣，政绩斐然，被赞为唐祚宋俊之臣，北斗之南一人而已！

展读彭蠡泽

■ 林德元

(一)

在彭泽县看了几个地方，给我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觉得彭泽就是一部线装古书，呈现出红黄蓝绿的各种色彩，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摆放在五柳书院的巨型书架上，供人展读每一页的珠玑文字。

前几天，由中共彭泽县委宣传部、市作家协会、市融媒体中心长江周刊组织的“赓续文脉 向江图强”——作家走基层彭泽县采风行活动，把我们三十多个作家拉到了彭泽，在文化底蕴厚重的土地上行走了一圈，让大家亲身感受到了古今文化的剧烈碰撞和巧妙融合。

彭泽县境，是一个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历史古老原始，山川沧桑多变；夏商周秦诸代，这里就有了彭蠡泽的称谓，代表了长江以南的土地丰腴润泽，极适合人类居住。在我们采风走过的每一步里，似乎都有记录的文字弹跳出来，让我们忍不住要去书写她，赞美她！

采风行活动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长江南岸的马当炮台，大家站在马当炮台遗址的入口，听讲解员讲述86年前那场惨烈的抗战，讲述那段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

那时候，马当炮台失守，日本侵略者登陆南岸，举着屠刀大肆杀戮中国人。但是，中国军民没有屈服，马上在庐山南麓、在德安万家岭组成了新的防线，将日寇死死地钉在铜墙铁壁之下。

受尽屈辱的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浴血抗争14载，以巨大的牺牲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高高耸立于马当之巅的炮台还在，千里长江奔流东去的雄壮还在。黝黑石头垒成的圆形炮台基座，像一只睁圆的眼睛，和蓝天白云静静对视；当年

马当炮台遗址观感

拾级而上。我感到悲壮
马当炮台匾额中间的“瞰”字笔画那么多
像抵御外侮集体殉难的将士
从简化学到繁体字
似乎，读懂它
要耗尽我们一生

高度(组诗)

■ 左拾遗

海拔不高，临江壁立千仞
马当山身披历史的硝烟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山顶的浮云

自拟限高措施
过江高压线荡气回肠
年轻的讲解员，走在前头指认的炮台遗址
——自画句号
欲言又止

登狄公楼远眺

狄公楼再高，也挡不住五柳书院的视线
五柳书院的线装书
每一粒汉字
都是笔尖留下的芬芳

乘电梯上下和爬楼梯的人
绕过孔子的雕像
绕过学规

却绕不过陶渊明的诗句
或书法笔走龙蛇
狄公楼从不藏着掖着
一个人的高度
浔阳江缀玉联珠
江城的风光
——彭浪矶相思成疾

在马当山与小孤山之间
狄公楼像大地的插叙。一杆新竹支起
低垂的天幕

彭泽记

站在旷野
前排的芦苇，靠后的垂柳

长江岸线彭泽行

■ 龚锦文

周日，我有幸参加了“赓续文脉 向江图强——作家走基层彭泽县采风行”活动，大巴载着我们这支队伍穿越了三个时代，我们聆听和感触了三段故事：一代代浴血奋战抵御外敌的英烈，一位被称为“北斗之南一人而已”的千古名臣，一座浸润千年文脉书香的五柳书院。品读三段历史，让人动容，催人泪下，启发心志，令人长思。

大巴载着大家首先抵达马当山下，采风团前辈作家吴清汀说这里是炮台遗址，也是著名作家、已故《庐山恋》的作者毕必成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炮台入口旁，这使我心中忽然间产生起一种无限的敬意和亲切感。下得车来，我们一边听着导游的解说，一面沿小径攀缘而上，年近八旬的老作家吴清汀不甘示弱，走在队伍前面。登上山崖，视野开阔，临江而望，大江为棉船岛一分为二，南面是主航道，江面变窄，水流湍急。马当山高耸扼守南岸，三级炮台位于山顶、山腰和矶头，立体分布，彼此呼应，矶头下悬崖峭壁，地势险峻。行走的队伍经炮台指挥所，走过练兵场，穿过防空掩体，我们在炮台遗址徘徊、讨论、触摸、眺望，思绪仿佛穿越历史，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抵御英军到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再到作为抗日战争武汉保卫战前哨，马当山作为长江要塞，与马当炮台和守军一道发挥了阻击敌军的巨大作用，无愧于孙中山题写的称号“中流砥柱”。虽然题字最后在日军的炮火中被炸毁，马当炮台的三百余守军在敌人的毒气弹中壮烈牺牲，但勇士们的浴血奋战、抵御外侮的精神和炮台一起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记忆里。同时这一次次惨烈的教训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坚固的要塞堡垒，坚强的军民抗敌意志，决心和团结精神必须与先进的科技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离开炮台已近中午，不远处是马当到棉船的渡口，轮渡穿梭，往来车辆和人流络绎不绝，站在渡口回看长江和马当山，只见长江奔腾不息，时光飞逝如流，但我们相信屹立长江边的马当炮台将时时警醒着往来于这里的人们：别忘了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不忘初心，珍惜和平。

时光大巴继续带着大家一路穿行，来到今天采风的第二站——“不只青绿，更有陶狄”的五柳书院和狄公楼。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观了为纪念陶渊明反复重修的五柳书院。这位儒道兼修的五柳先生，面对羸弱的东晋，时局动荡，朝堂黑暗，门阀横行，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现状，曾心怀建功立业理想，五次出仕。然而现实让人失望，他在做了80余天彭泽县令后，选择了有所不为，挂印而去，表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风骨。有一种辞别叫归去来兮；有一种转身，叫从江山到田园；有一种境界，叫抱朴归真。从此过上了晴耕雨读、采菊东篱、悠然自得的生活，开辟了田园诗的领域，在混乱的时代为中国文人开启了世外桃源的精神世界。

眼前的五柳书院是一个古朴苍翠的院落，四周绿树成荫，花草繁茂，整体是按照“院门在前，讲堂居中，书楼置后”的形制而建的。大门匾额和对联为“江山之助”“文章古圣哲，锦绣新山河”。走进书院，内部布置古色古香，幽静的环境，清雅的古式讲堂，木质的门窗，雕花的梁柱、陈列满架的《四库全书》等经史子集，印在四壁的《千里江山图》和拓印的草书《拟古九首帖》挂在了屋顶，让人置身于一个博雅的书斋，一个儒家为学修身的殿堂。陶渊明的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同时也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气质。五柳书院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又是精神的寄托。

从书院出来，陶狄广场对面就是狄公楼，整体采用仿唐古建风格，五层四檐、顶置宝瓶，39米高，矗立于长江边，雄伟壮观，真可谓：狄公高阁临江渚，望外长江滚滚流。它们似乎向来者诉说着千年前这位狄公的功业。历史上六位最有名气的县令，彭泽就有其二：陶渊明和狄仁杰。晋末的陶县令转身以文助江山，而初唐狄县令则选择以人助江山，为所当为。跟随讲解员，我们来到狄公楼前，刻有范仲淹所题铭文和南宋佚名《狄仁杰》颂文的紫铜色狄公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而狄公楼基座上的“狄公事、范公文、黄公书”的“三绝碑”更是让人惊艳。走进一楼，讲解员介绍狄仁杰所处的时世与身世，帝王嘉许，历代名臣称颂和文人赞誉。移步二、三楼，通过狄公的诗文、手迹、印迹等，我们了解狄公的生平与作为，仁政与善治。四楼展厅介绍我国郡县制的发展历程、彭泽县的历史沿革等内容，大家饶有兴趣地欣赏了南宋夏圭《长江万里图》，采用壁画手法等比例还原，所绘烟波浩渺的长江，江天一色无纤尘的景致，展现长江绚丽画卷。

站在四楼大厅外廊，眺望眼前这寥廓江天，我的思绪仿佛进入刚才的画境中：浩浩江水从远处走来，或经过狭隘两岸，急流奔腾；或山石险峻，波涛汹涌；或流经浅滩，水静浪平；或遇岑水阔，烟笼雾约。人们浮舟江上，有急流勇进者；有系缆倚岸，载卸货物者。岸边则有村墟旅店、亭阁寺宇，行人匆匆赶路，一幅生机盎然景象。正是：俯瞰大江万顷苍茫云水阔；遥思贤相一杯怀乐古今同。

参观完狄公楼展馆，让我对狄公生平 and 功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英风浩气。狄公明经取科，四年县令，两度拜相，从乞免民租、劝课农桑到不信妖言、力扫淫祠；从释囚宽刑、善决冤滥到弹劾佞臣、直奏宰相；从谏言立制、谏阻造像到曲救河北、德抚四夷；从举贤为国到解梦复唐。他以自己的毕生实践着：诚意正心，孝亲以事，法安天下，安边定远。真正践行了儒家家国情怀与理想：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狄梁公祠词：辅国功昭青史上，思亲心向白云边。古来贤相知多少？忠孝惟公得两全。

从陶狄院出来已是下午3时，大巴又重新载着我们采风的队伍驶上返城高速，然而，狄公楼顶楼外廊的景观仍在脑海回荡。我们惊奇地发现：刚刚参观完的五柳书院、狄公楼、马当炮台恰好被不久前建成的美丽长江大堤串联一线，也与不远处充满神话传说的“海门第一关”——彭浪矶与小孤山相连。我忽然感觉到千百年来人们所期待的景象正逐步呈现：一个儒家文化理想里的桃花源美丽乡村；一个河清海晏，民殷国富，政治清明，社会安宁，边安稳定的国家；一个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般的江海防线雄关要塞；还有“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小姑前年嫁彭郎”的那对在长江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眷侣。

有虚词的苍茫。水雾是一条大江的留白部分

枫叶给乡愁添上底色
白鹭自编队形
在天际飞行
像多个字的成语
其中，有另一个我

秋天的铁路
类似于双竖线运算符或范数
填入归去来
一枝菊花辞别小孤山
我和我早早地——
出门迎接